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李月红 版式:戚建卫 联系电话:0571-85311721 邮箱:zjrbqtj@163.com

浙江日报 ZHEJIANG DAILY

遂昌金矿探奇

袁亚平

暑热未褪,走得大汗淋漓,短袖的前襟后背都湿了。

嗖嗖一股凉风,直面扑过来。同行者叫冷,有的拿出长袖衬衣,有的扯出防雨背心,纷纷添衣加衫。

这是从明代来的凉风,难怪今人有温差。

此刻,位于浙西南的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,古矿洞口上方,端立六个黑体字:“通往明代金窟”。

幽深的古矿洞,冷青色的光,颤悠悠地指向不可测的遥远处。

岩体上的水滴,悄然而下。我却感觉那岁月的苦泪,重重地摔在我的脚前。

明代金窟位于唐、宋、明金窟的最底部,距地表老洞口垂高148米。唐代上元年间,已有采冶活动。北宋元丰年间,设有永丰银场,冶炼兴盛。明代永乐、宣德年间,是全国最大的矿银产地。

我踩着湿漉漉的石渣泥地,抚摸着坚硬棱角的岩壁。遂昌金矿矿脉属于石英岩类,黄金呈微细粒状与多金属硫化物共生,含量仅为百万分之几,肉眼根本无法识别。在科技落后的年代,古人如何洞穿崇山峻岭的地下岩层?

我询问金矿工作人员,古人是怎么找到黄金矿脉的?答曰,古人找矿方法主要有两种。

一是根据矿苗找矿,战国《管子·地数篇》说:“上有丹砂者,下有黄金;上有慈石者,下有铜金;上有陵石者,下有铅、锡、赤铜;上有赭者,下有铁。此山之见荣者也。”所谓“山之见荣”,就是矿苗的露头。

二是根据植物找矿,南北朝梁代《地镜图》说:“山上有葱,下有银;山上有薤,下有金;山上有姜,下有铜锡;山有宝玉,木旁枝皆下垂。”

古人找矿,还有一些根据风水法、地名法。找矿在古代也是一种职业,称“识矿者”,应是最早的地质工作者。

金银矿一般都附着在自然界最坚硬的石英岩里,要开凿规模如此巨大的洞窟,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古代,没有机械设备,也没有炸药雷管,人们是如何开凿坚硬的山体,深入地下岩层的呢?

我抬头看,自上而下的岩壁上,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半圆形凹坑,大的直径有两米、深有两米,小的从几十厘米到一米不等。

这些都是烧爆坑。古人判断岩石中含有黄金时,他们就会在岩石的底部,搭建一个简易的灶台。木柴、薪炭放入灶内燃烧。当岩石达到一定温度后,骤泼冷水,石壁热胀冷缩,矿石自然爆落,或经撬采后爆落。

古代矿工持火把,“烛导蛇行”,“发火烧一夜,令矿脉柔脆”,“火烈石爆”,“用火烹凿”。这些古籍中记载的字句,纷纷蹦跳到我眼前。烟雾升腾中,响起矿石爆裂声。

烧爆法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,秦代开凿都江堰宝瓶口,唐代开凿黄河龙门砥柱,均使用了烧爆法。遂昌金矿的烧爆法遗迹,是中国古代烧爆法保存完整的现场遗迹实证,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。

古代矿工蓬头垢面,衣衫褴褛。他们在采矿现场劳作,风箱来回拉,鼓风加氧烧石。龙骨水车咕噜转,将矿洞内的水排出。一矿工正敲着大矿石,嘴里哼着歌谣:“采金匠,采银匠,采出金银送皇上。”两位矿工背着沉重的竹筐,艰难地走着。竹筐装着矿石,挂在轱辘架上,由下往上,从矿井运送到地面冶炼。

交织晃动的人影中,我似乎看到了遂昌知县汤显祖。

明万历二十一年三月,汤显祖赴任遂昌知县。他清正爱民,兴利除弊,“杏花轻浅讼庭稀,市上无喧少斗鸡”,诗句正是社会真实写照。作为文学家、戏曲家,他在遂昌五年,完成了处女作《紫钗记》改定稿和代表作《牡丹亭》初稿。

明万历二十五年春,朝廷委派的矿使太监曹金到达浙江主产区遂昌,督办银矿坑冶,勒逼汤显祖复开黄岩坑。

汤显祖对此深感担忧,将其称为“搜山使者”。在矿使的逼迫下,汤显祖不得不组织开采。黄岩坑弃采多年,积水很深。《遂昌县志》载:“凿深水蓄,内可方舟。”为排除矿坑积水,“先辇水役徒数百人,增车至一百三十五辆”。当时遂昌县仅13000余人口,其中青壮年不足5000人,而仅排除黄岩坑积水就需几百人连续劳作数年。

汤显祖不满朝廷矿政暴虐,作《感事》诗云:“中涓凿空山河尽,圣主求金日夜劳。赖是年来稀骏骨,黄金应与筑台高。”他下定了辞官的决心。次年初,汤显祖离任回乡。

一年后,“石崩,毙百余人,寻奉诏报罢”。开采由此停止,遂湮没无闻。

惨淡的灯光下,400多年前的那场大矿难,巨岩崩塌,乱石倾泻,现场赫然在目!

我分明看见那一百多冤魂,仍压在凌乱不堪的大石头底下。

这矿难现场的发现,纯属偶然。

2005年,遂昌金矿列入国家矿山环境与生态治理重点项目,经国土资源部批准,进行矿山旅游开发。那天,对麒麟山顶的古矿洞积水进行爆破排泄。随着惊天一爆,水流成注,汹涌而出,整整流了三天三夜。

水停后,一个巨大的石窟,让在场的工人目瞪口呆。近10万立方米的空间,上下高度达150多米。湿淋淋的巷道,地上散落着瓷碗、木头、工具,还有两具尸骨随一架水车冲出洞外。

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闻讯赶来,对古矿洞中上部古巷道堆积层进行碳14测年采样,经国家地震局实验室测定,其年代为公元658年至892年,即唐高宗显庆年至昭宗景福年间。现场遗留的碎陶片、青瓷碗、水车残骸等,为唐、宋、元、明朝代的器物,证明该金矿在唐代已开采。

专家根据对尸骨、瓷碗、工具等遗留物品的分析鉴定,结合遂昌地方县志及其他典籍的记载分析,认为此处就是传说中的明代金窟遗址。

而此时,明代的凉风遍布我周身。凉风似耳语,我听得真切。体凉心静,顿时有了清醒的思索。

矿区长达千年的开采历史,在消耗各类矿产资源的同时,造成群采坑、废石堆分布零乱,塌陷时有发生,形成地质灾害隐患。

从丰盈到枯竭,从开采到毁灭。这是明代金窟惨烈的结局。

人类的发展,是否必然要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?人类只是大自然一分子,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?

好在,当今遂昌金矿人有了深刻的反思,探寻到了一条新路径,通过对绿色与旅游的深度挖掘,将矿山的千年矿业文明、矿业地质和遗址进行整合,开发了以“探千年金窟谜,圆今昔淘金梦”为主题的黄金之旅。

2005年7月,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开始建设。总面积33.6平方公里,核心景区6.3平方公里,拥有大小景点30多处,包括黄金博物馆、古代矿业遗迹,形成了以观光旅游、矿业科普宣传、现代金矿生产流程展示区等黄金景区。2013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,营业收入2000万元,而占大头的旅游购物收入未计在内。

遂昌金矿国家矿山公园总经理叶潮永说,我这里有三个唯一,我国目前2000多家AAAA级景区中唯一一个以矿山为主题的高等级景区,全世界唯一一座开采历史达到1400多年的古老金矿,被中国黄金协会授予全国唯一一家“中国黄金之旅”称号。

我赞叹,从开采有限资源变为开发无限资源,从开发矿山到开发旅游,遂昌金矿的转型,让矿区重新焕发青春活力。竭而不废,永续生长。

“当当,当当!”通体黄色的小火车沿着轨道开过来。确实小,不及人高,需弯腰而入。车厢狭窄,相对而坐,膝盖碰膝盖。我说,何谓亲密无间,这就是!

小火车徐徐驶出明代金窟,车窗泄入盛夏的阳光,到了月台。

俗话说,牛皮不是吹的,火车不是推的。而眼前,司机一扳道岔,一人就将火车头推了过来。哈哈,火车正是推的!当然,有其特殊的境遇。

小火车调头,即将驶去。我忽然想到,若能请出明代汤显祖,让他坐上小火车,来一趟黄金之旅,写一部《金窟记》,如何?

心香一瓣

当生活要写下自己

颜炼军

伟大的古波斯诗人鲁米有诗云:“让我们所爱的美成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”对于一个有写作癖的人来说,那美便是写下的文字,那事情,便是文字的包袱淘洗剩下的生活之轻逸;因此古人云:诗者,持也。被文字的触须吸住的事情,即是写作者持靠的事情。近日,一位医生朋友把她数年来写下的文字发给我,让我看到了医者所持有的生活世界。

在现代生活世界,医院,应该是非正常死亡最为密集的场所之一,是作为肉身之人的脆弱最为集中的地方。许多受伤的灵魂可以隐身于市井,而每个受伤的肉体,都会来到这里惘然求助。十多年前,上大学第一学期,我们班一个特别漂亮的湖北女生急性心脏病发作,班里同学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轮流陪护。我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人,被各种管子插着,昏昏然一星期就被上帝带走了。英国诗人艾略特那句令人窒息的诗:“黄昏像一个手术台上打麻醉的病人”,把我的这一经历总结在词语之中,让我切身感到了写作的悲欣交集之美。至今每到医院,这句诗都会从我心底像一串水泡咕嘟冒出来。

有一次,我去这位医生所供职的医院看眼膜炎,念叨着这个大朋友在此,要去看看她。但一种对医院的莫名之感,绊住我的脚步:在这个闹哄哄横七竖八的身体修理厂,装在医生制服里的她,我会不会认不出来?我在电梯里犹豫了几秒钟,某个苏醒了的胆怯的自己,推着我悄悄地溜了。所幸,在我写下这行字的时候,我们依然没有以病人和医生的身份见过面。

似乎冥冥中需要一次机会弥补。不久后的某个临近下班时分,我的手机微信在茫然而攒动的人群中嗲声响起,她通过这纠结着我们的目光和世界的小幽灵、小混蛋,说要给我发来她写的作品。文字中,我有机会浏览了一遍行走在制服里的另一个她,有点像在一组肖像画中凝视某个熟人,总因文字的凝固习性而产生某种怪怪的陌生和新奇——不久前,就有一个肖像画家朋友告诉我:有一次他为一个朋友画了幅肖像,画毕,模特盯着画中另一个沿着画笔攀爬,从颜料的混沌之海冒出来的自己,突然就莫名地抽泣起来。在医生朋友的这些文字里,我也闻到了一种强烈的行走在制服中的气息,那种被职业牵引的生活沿途,被她命名为“一个医生的风花雪月”的气息:这里凝动着她的病人,包括已死去的病人和还活着的病人,泄露着医院中秘密流传的职业幽默、恐惧和传奇;生活在层层编织着无所不在的枯燥之网,而写作者试图以词语的穿针引线,来改善编织的纹路;职业生涯和职业骄傲浇铸出来保守牢笼,终究管不住文字毛孔里渗出的职业困惑。

既然生活已然在她身上内化为一个写者,要纯然地写下自己的行迹,这就证明,一定有一种更妙的生活需要描绘,一定有一个更轻盈的自我,需要从自我之重中升华,被凌空托举,像云朵被天空之绳垂钓一样。在医生乃至每一种现代职业的洞穴里,也一定有一束光亮,经过重重折射之苦,以某种虚无的甜包裹着我们,我们或多或少,但必须通过写,来扑取它。就这样,不知啥时候,它就会从某朵被遮蔽的、矛盾的玫瑰之中,玲珑地探出脑袋来:“喂,我在这儿呢!”此时,一切写,都将驯服地搁浅于浮生琐碎的水波上,而我们,则欣然登岸,投入到那被虚空坚强地支撑着的“我们所爱的美”的怀抱。

诗韵

沈吾尔

五水共治(节选)

五水共治浙首创,
椽笔桶墨挥华章。
重拳治污泯黑臭,
铁腕亮剑敢担当。

众手清剿风雷动,
城乡遍布灭污网。
江河湖库淌碧波,
畅游清河嬉耍狂。

秀水丽境家园美,
鱼跃人欢赞歌唱。
德政治水为民生,
百姓齐赞共产党。

千佛山遐想

杨新元

“江南小九寨”,说的就是千佛山。

那晚匆匆入住,为第二天一早上山礼佛做好准备。灯下翻阅《遂昌县志》,称千佛山因“山上岩石怪异,可见千尊佛像,故名‘千佛山’”。一夜无语,早晨被蝉鸣声惊醒。早饭后,我们一行就向千佛山进发。行不多时,就听见哗哗的水声传来,原来是进山门前的迎客瀑。导游告诉我,这是千佛山的迎客瀑,从此地进山门,我们的礼佛就正式开始了。

沿着湖边的石阶小路向前,沿途绿树成荫,小鸟在树荫里啁啾,虽然山势渐陡,倒也不觉得累。导游小姐告诉我,在遂昌的景区中,千佛山确实是佛缘很深的地方。相传,唐代画僧贯休,是唐末至五代最负盛名的高僧,就曾在千佛山的翠峰禅院隐居了十四年,每天诵读《法华经》,修身养性。他应梦创作了十六罗汉图,原本现收藏在日本一家博物馆里,上海博物馆只有影印本。而在杭州西冷印社的碑林里,就有这十六罗汉的石刻。据说他每创作一个罗汉,都是先在梦中与罗汉相遇,看清了罗汉的形貌,然后醒来后描摹而成。可是,在他画成了第十五个罗汉后,就再也没有在梦中见到罗汉了,贯休十分苦闷。一次,一个当地的猎人对他说,山后有一个泉水,水里有一个罗汉。贯休就去找那个泉水。果然在泉水里看到了罗汉,便依样画出了第十六尊罗汉。其实,这第十六尊罗汉,就是贯休自己在水中的倒影。“你们大家注意,在去未来寺的路上,一共有十八尊罗汉。看到了十八罗汉,我们的礼佛之路也走到了目的地。”导游小姐的话,提起了大家的兴致,纷纷在路边寻找罗汉。

千佛山的山势虽陡,可进山礼佛的路却一直比较平缓。大家走走看看说说笑笑,拾级而上,我不禁吟咏起《牡丹亭》的词句来:“山也清,水也清,人在山阴道上行。春云处处生。”忽然,前面水声大作,原来,是来到了“白龙潭”边。只见迎面的山崖上,一条飞瀑奔腾而下,发出隆隆的响声,好似千军万马奔腾而来,气势恢宏,有排山倒海、雷霆万钧之力。导游小姐说,这里是景区里最深的一个潭,因水流湍急,水面呈白色,似小白龙在腾挪翻滚,故称“白龙潭”。千佛山的山水十分奇特,山石像极一尊尊佛像,如文殊、普贤骑狮跨象,如五百罗汉者,如三十二相如来者。而水也雄浑豪放,气势不凡。站在白龙潭边,看瀑布奔腾不息,你会感到大自然的伟力,觉得自己的心胸也顿时开阔起来。“对己何妨真面目,待人总得大肚皮”,这是我在沿途的悟心亭中看到的一副禅联。上山礼佛,沿途山山水水虽然无言,却都以自己的存在和形象感悟你,让你的心灵逐渐净化,让世间的失意烦恼等俗念一扫而空。我想,在漫漫人生路上,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各种不如意之事,碰到各种利益熏心的小人,可是,有了一颗善心、佛心,就会有大度量、大肚皮,那么,你的人生中就会充满幸福感。正如弥尔顿在《失乐园》中所说:“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,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。”

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走,导游小姐告诉我,马上要到得福楼了。得福楼建得古色古香,寓“见佛得福”之意。这里是僧人禅房,也是佛事精舍。在这里小憩半刻,就是为了去拜谒那座神奇的大佛。此刻,我怀着一颗虔诚之心,忘掉一路的疲惫,轻轻走过水帘洞,拾级而上走向未来寺。未来寺前有湖泊,水色澄清,鱼儿游动。岸边有巨石,上刻清代著名抗英将领朱煌描写千佛山的词句:“石佛高盘万仞山,昙花现处照溪湾,纵然色相空中现,只在非空非色间。”鸦片战争期间,沿海地方官员谈洋人色变,遇洋兵必败,但温州府玉环厅同知朱煌却“筹画防务,筑城堡,严斥堠,要害处拨重兵守之,修造炮台,抚循百姓”,让英国军舰两次在玉环岛外,逡巡起碇而去。朱煌曾在遂昌任县令达7年多。在遂昌任上,他“廉明勤正,政肃刑清”,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。而他写千佛山的千古绝唱《过石佛岭》,也将千佛山的景与情融和一起,发人深醒。

“你们看,大佛在向我们微笑。”导游小姐指向空中。我向空中望去,只见蓝天白云下,一尊大佛坐东朝西,端坐在群山之巅。白云在大佛的头上飘荡,山是一尊佛,佛是一座山。天然山体弥勒佛高达300多米,他慈眉善目,面带微笑,身披绿色的袈裟,张开双臂似乎要将我们揽入他的怀抱。我知道,这是目前中国最高大的佛,他三面俱现:他是庄严威严、功德圆满的报身佛,而显现的却是憨态可掬、呵护众生的化身佛,在山霭迷蒙时又是一尊无相的法身佛。此刻,我屏住呼吸,双手合十,默默地向大佛祈祷。我的脑海里浮现出“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”的句子。我想,我们为人处世,如果能学到未来佛的一丁半点,那么,我们的人生就一定会呈现别样的风景。

下山的路上,我回望那尊大佛。他静静地端坐在天地之间,默默地用自己的形象,感化着芸芸众生。梅特林克说:“人生像一张洁白的纸,全凭人生之笔去描绘。玩弄纸笔者,白纸上只能涂成一摊胡乱的墨迹;认真书写者,白纸上才会留下一篇优美的文章。”我想,我们每一个一心向善的人,都应该做生命的认真书写者,在自己的人生白纸上留下一篇优美的文章。山岚起了,大佛在茫茫云雾中,更显得神秘、伟岸,禅意绵延,让人久久难忘。

视觉颂

牡丹蜜蜂图(纸本彩墨) 砚云 作

画随人的学养和情性。一般画牡丹者,大抵取其雍容富贵之气、花团锦簇之势,以喧闹、繁复和烘托出之。砚云先生笔下的牡丹却不然,晕染点虱之间先之于“静”,大有不施粉黛、孤芳自赏之感,旁斜一两枝、花开三四朵,仿佛空谷佳人,不期而至;其次彩墨映衬之间约之以“净”,枝叶率用浓墨,不以晦明变化、阴阳向背而喧宾夺主,花冠氤氲以没骨,浓淡深浅中偃仰顾盼,层次嫣然;第三构图布局之间要之以“简”,不取山石亭台倚靠,不写花草竹叶共生,几许蜜蜂从无处飞来,翩飞于曙红藤黄和墨叶丛中,玲珑剔透,自然生趣。古人云,花卉草木本自天然,去其人为附会雕饰,可少俗气耳,吾观砚云先生之画,信之矣。

(应霁民)